

看《小森林》，被“震”到，影片中的女孩子市子做出自家的伍斯特。胡萝卜、生姜、辣椒、芹

辣酱油，伍斯特

斐燕子

菜切碎，备一锅水，放入海带、丁香、胡椒、花椒、香叶、鼠尾草、麝香草，烧至水剩一半时，加入酱油、醋、甜料酒、粗糖，煮一个小时，再放入一点果酱和香料调味，然后过滤装瓶，伍斯特就做好了。炸制的可乐饼，配搭细碎的卷心菜丝，市子拿起一只，浇上伍斯特，一口一口吃起来，酥脆的声音隔着屏幕撩拨着我，不禁想把晚餐计划改成炸物，浇上伍斯特美美地吃一顿。伍斯特是什么？哈，就是阿拉上海人都晓得的辣酱油啊！不过，两者不能划等号，上海辣酱油源于伍斯特，配方有变动。

知道这两者的关系，还是三十年前。那时刚到广东，单位旁边有个大排档，有时午饭就去那里吃，店里的“洋葱猪排饭”特别好吃，总觉得里面有一种熟悉的喜欢的味道，思来想去，有些像辣酱油，可又一想，广东哪里会有辣酱油呀。是啊，家里的辣酱油还是自己回上海时带来的呢。后来和店里的人熟了，就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这猪排

饭的酱汁用什么调的，怎么这么好吃呀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呀，都是常用的。”我笑了：“说说看嘛。”他就顺口说起来，其中有一味我听不懂，他说了几遍，我仍然是一头雾水，他干脆进厨房拎了一个瓶子出来，我一看，瓶子上有中英文，中文写着“李派林唛汁”，其中“唛汁”，就是他刚才反复说的，读音为“jiechi”。我问他，哪里有卖的，他告诉我，免稅商店有卖。当日下了班，我马上跑去免稅店买了一瓶。回家后，将上海辣酱油和李派林唛汁品了品，味道相似，但有区别，感觉还是上海辣酱油更好吃。毕竟，童年时的味觉记忆，跟了自己几十年啊。少小离沪，但辣酱油是一直跟着我的，家里基本没少过。

后来，我去香港时，和堂妹说了这件事，见多识广的她告诉我，唛汁原产地在伍斯特郡，所以又叫伍斯特沙司，也叫英国黑醋。再后来，到了多伦多，看到了更多名称不同的辣酱油。曾在华人超市买了

一瓶中国台湾产的乌醋，原以为是镇江醋，开瓶后一尝，居然是辣酱油，后查资料，台湾乌醋也源自伍斯特，和上海辣酱油叫法不同，台湾叫“醋”，上海叫“酱油”。在大多数的日本超市还发现，日式伍斯特有三种：原味、中浓、最浓（猪排酱），后两种应是改良版。我在西人超市看到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伍斯特，只是品牌不同，我就各买了一瓶。家人笑我：辣酱油控。嗯，我承认。不过，买这么多辣酱油，可不是为了收藏，而是为了了解，以便更好地吃。

没多久，我对辣酱油的认识便不再是井底之见了。早前只知道用来蘸炸物，使用率极低。广东大排档的“洋葱猪排饭”让我知道了辣酱油还可入菜，再后来，做瑞典肉丸、爱尔兰牧羊派等西式菜肴时，知道了西餐也会用到辣酱油。再后来，在对辣酱油应用的持续关注中，发现从肉类到海鲜，从凉菜到热菜，甚至炒面炒饭，辣酱油都可用。我也开始自由发挥了：莎莎酱、沙拉、上海熏鱼、酱排骨、藜麦拌饭……甚至在饺子馅里也会放些辣酱油。

辣酱油做酱汁也不错，比如伍斯特红酒酱，制作很简单，将等比的番茄酱、伍斯特，加入适量的芥末酱、糖、水、红酒入锅，以小火搅拌至有些黏稠就可

茅盾熟读《红楼梦》

任溶溶

《红楼梦》，让钱君匋拿一本《红楼梦》放在桌上膝盖上，大家跟茅盾聊天，聊到《红楼梦》的什么地方，让茅盾谈谈那一回，茅盾一下子就读出一章的回目，并讲那一回目的故事，一点不错，大家佩服之至。

我听了钱君匋讲的故事也对茅盾佩服之至，只是我怎么也不爱读《红楼梦》。



了。这款酱汁不仅搭配日式汉堡排很赞，就是用来搭配鸡翅、牛排等，也都不错。而从这款酱汁的组合看，番茄酱和辣酱油很搭，还可衍生出其他做法。一个偶然的尝试，我进入到一个之前完全想不到的领域里，发现了辣酱油的存在。人称加拿大官方鸡尾酒“血腥凯撒”，我曾在餐厅喝过几次，非常喜欢，就想在家里自己调制。查看配方，意外惊喜：辣酱油！这一发现，太开心了。伏特加、辣酱油、青柠、芹菜、胡椒、辣酱，家里都有现成的，但番茄蛤蚧汁、香芹盐家里没有，于是跑到超市买了回来。材料配齐了，开做！

拿出家里的柯林杯，用青柠块在杯口擦一圈，使其湿润，然后在铺了香芹盐的盘里蘸一下，使杯口沾满，杯里装入一些冰块，加入适量伏特加，然后倒满番茄蛤蚧汁，加几滴辣酱、几滴辣酱油，取一块青柠插在杯口装饰，再将一根芹菜茎插入杯

中，做搅拌用，亦可食之。没花多少功夫，血腥凯撒鸡尾酒做好了！玻璃杯身，透着番茄红，绿色的西芹“摇曳”在杯中，还有搭在杯口的青柠，未喝，心已荡漾。慢慢地喝上一口，酒的酸、甜、咸、辣，让味蕾“舞蹈”起来，心亦欢愉起来！当然，还有点儿小得意，自己调制的鸡尾酒啊。许是我的偏爱，觉得这款鸡尾酒的特别，辣酱油是功不可没的。

写到这里，想起《小森林》里的一处情节，市子在超市看到伍斯特酱，回来就说说妈妈做的是山寨版，妈妈回答，“我又没说是我发明的”，接着是妈妈的脸部特写，她扭头对女儿说，“店里卖的和我做的哪个好，你说说看。”眼里，满满的自信。这个问题，几年后的市子用她自己做的伍斯特酱作了回答。家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自是最好的。

什么时候，我也做一次伍斯特呢？



画船听雨眠 (中国画) 李知秋

追花

吕晓涓

脚下苔藓恹地暗软，踏上去感觉虚浮，不能落实，走路小心翼翼。绿绒毯子，点点斑斑皆落英：落樱，樱花瓣儿。雪瓣儿凌空飘飞，头顶上花开正靛。春浓如茶酒，味道一日厚似一日。

探樱最宜独行。一个人，去僻静无人的地方。樱花林子本是人工栽培，于僻处开花便生出野趣。置身林中被雪花包裹满目素淡固然是好，于坡上独对一株孤樱则感觉更佳。樱开繁花，灿若云霞，却天然幽寂，自带感伤，无端惹悲添愁，令人唏嘘。唏嘘即凄然之美，是我喜欢的调调儿。

尝想，人头涌涌众声喧哗于幽花之下，与焚琴煮鹤何异。我不凑热闹。今年追花。2月4日于岭上看到一朵官粉绽开花瓣，然后花开一路，梅樱桃李，次第绽放，至今已有一个多月。这还不包括蜡梅，只说蔷薇科的花儿。算上

蜡梅至少两个月了。樱几乎与梅同开，晚不过两三天，花期最长，梅将要结果了，它一直开到现在。这座无人光顾的野花林子，于雨中狠开了最佳时。

心虽慕樱，很少拍它，樱其实不好拍，拍不好就俗。去拍海棠花。常说海棠花瘦，这会儿的它却肥腴可喜。淡淡胭脂色，染了朝露，愈加娇憨动人。无意间瞥了一眼脚下，又看到几朵花色娇黄的蒲公英，明亮干净地开在那儿，真正是无意争春，只开个素朴天真，平淡庸常。于是弃了樱与海棠，一心就看它。



妻子骨折卧床，我充任“马大嫂”，跑起了菜场。每天去报到的那个菜摊，是妻子“移交”的。第一次临场，与那位白胖的女摊主作了“交接”。目的是不让摊主有欺生的机会。还给她一个“下马威”：妻子是因为买了你太多的菜，骑车不稳，摔了。她看着我，笑了：可不能这么说。

我是个不知菜价、不懂陈鲜、不看斤两的主儿，第一次出场，得把自己的“无知”藏掖着。东挑西拣、讨价还价。其实，这种小伎俩，在见过无数过客的摊主前，无用。你挑拣的动作，还价的言语，立马露出你的不识行情。不过，她照例像对待任何顾客一样对待我，抹掉零头，送我小葱。还特别指着鲜红的小尖椒说，吃辣吗？也拿几个去。绿叶衬托下的小红椒，煞是可爱。我不吃辣，却把四五个小红椒装进了白塑料袋。

去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她的菜摊是整个菜场里顾客最多的。与她隔道相望的那个男摊主，守着自己冷落的摊位，脸上露出尴尬和苦衷。和她摊位紧挨着的女摊主，却和她有说有笑，经常是你烧的玉米，我尝新；她煮的番薯，送过去品味。两个摊位搞起蔬菜品种的互补，在她的摊位不见的芦笋、土豆、圆椒，我会去隔壁摊位买。

无论何时，谁走近她的摊位，她都笑着招呼，不管你站在第二排，不管她手里正忙着称菜、收钱。对那些挑剔的大妈，也不沉下脸，笑眯眯地帮你剥掉发黄的白菜帮子。时间一长，这些大妈都成了她的固定客户。

摊前叽喳一片的时候，她那位穿着蓝布大褂的老公，永远默默地在一边理菜，给青菜剪去带泥的根，给蚕豆剥去外面的壳，把大白菜码得齐整，将油菜菜去掉枯叶。有一次，见他电动车正停在摊位边，往下卸一筐筐西红柿，个大、鲜红，长得却不规整。问他，这西红柿为啥与别的摊位不一样？他说，我这是郊区农田里长的，他们都是从批发市场采购来的，外地货！

这才知道，他与一个远郊蔬菜大户挂上了钩，西红柿和各式蔬菜都来自这个大户。摊位里蔬菜品种不算丰富，卖的却都是时令菜。春天的豌豆、蚕豆，夏天的茄子、丝瓜、玉米，都是他们摊位先露脸。有时，他来不及整理，这小青菜便带着泥上了摊位。他告诉我，每天凌晨一二点，骑三轮电瓶车15公里到地里，不管寒暑，不论雨雪。“我的菜，在这个市场独一份。”50多岁的他，黧黑的脸上自信满满，却没有掩住肿起的眼泡皮。

那年8月，“利奇马”台风来袭，他那个蔬菜基地的方位，刮12级大风。过后，问他，那天早晨，你也去拉菜了？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每天几百号人要吃菜，不去哪成？这风不怕，吹不倒我。只要不到大树底下躲，就成。”

有一次，他正忙着卸菜，我与他聊了几句，却把一包豆腐忘在了摊位。老婆追了上来，我刚下到电梯旁，她在二楼电梯口叫我，把豆腐放在电梯台阶，顺梯而下，自己匆匆离开忙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到了摊位前，见两口子都在，跟他们开起了玩笑：老弟，你这摊位天天人挤人，都是靠了你这位“阿庆嫂”啊！边上大伯立即附合：是啊，她每天乐呵呵的，我们都愿意天天来！

他不服了：“那是我送的菜水灵、新鲜，没有这地里直送的菜，你们还能天天来？”一位大嫂说：“这话实在，我休假半月，今天就特意来买带了泥的小青菜。”他顺势叫起了苦：“再过几年，我就不做了，太累啦！”

“你可不能退啊！到时，我们去哪儿买菜？”“让你老婆多做点好吃的，你也注意休息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。”

一片喧哗。我却有点同情他，他总让我看到脸上的疲惫。今天上午，我到菜摊已是9点多了。她给我称好菜，急忙打起了电话，钱忘了收、葱也忘了送。我问她，啥事这么着急？她说，老头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不知路上会出啥事？

我立马安慰她，你老头开车技术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她脸上仍然没有笑容。

明天早上，我得去问她一下：老头好吗？

明起请看一组《心里的春光》，责编：殷健灵。

